

长篇悬疑探险小说

原来的世界5

大结局

■作者 缪热

连专业考古人士都疯狂推崇的一本书

出版前200万名粉丝热捧 出版后一亿手机读者追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 篇 小 说

原来^的世界⁵
作者 缪热
大结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来的世界.5, 大结局/缪热著.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2.6

ISBN 978-7-5502-0711-0

I. ①原… II. ①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9764号

原来的世界.5 大结局

作者: 缪热

选题策划: 曹江凤

责任编辑: 崔宝华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7千字 700mm×990mm 1/16 印张: 14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711-0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目录

1 能起死回生的人 001

张么爷凑过去，仔细端详了一下静园老和尚的脸。此时的静园老和尚神情极度安详，只是从他身体内透出的股股凉飕飕的气息让张么爷不由得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冷战。

2 倒抽一口冷气 010

奇怪的声音瞬间停止了。黑漆漆的竹林里顿时陷入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寂静。与此同时，张子恒和石管长他们看见有几束绿莹莹的光在黑暗中鬼祟地闪烁游移。

3 黄金被盗 016

这颗头颅已经被凝固的血渍完全包裹住了，整张脸也被野狗撕扯得惨不忍睹。张么爷强忍住翻肠倒肚的恶心，端详了一阵子，说：“都被糟践成这个样子了，认不出来了。”

4 迷雾重重 022

奇怪的是，隐露朝着小龙做出这个手势的时候，小龙就像懂事的孩子一般，居然把埋在身子里的蛇头高高地扬了起来，朝着隐露“哧哧”地吐了几下芯子。一双蛇眼里露出黄橙橙的光芒，看着很是邪恶。

5 回家的路 032

余诗韵的掌纹似乎和普通人的没有啥差别，甚至上面的纹路比普通人的还要显得模糊不清。但是，心细如发的香玉却似乎在这样的掌纹里看见了某种端倪。

6 灰烬里的奇迹 040

静因老和尚这时盘腿坐下，他又开始掐起手里的念珠，唇齿间飘出缕缕梵音。四周阴冷干硬的空气在静因老和尚的梵音里开始起了变化，变得如同水一般地清澈澄明起来。

7 神奇的光芒 046

大殿里的人都被这奇异的幻景迷住了，痴痴地看着在光影里舞动旋转的余诗韵，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现在究竟身在何处。

8 轻重缓急 052

张么爷突然犯起倔来。他把自己埋在菜园里的那堆东西当做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想用手里捏着的这根仅有的稻草要挟石营长。

9 比金子还贵重的物件 058

坛子还真像一个聚宝盆，里面的物件被一件件接二连三地拿出来时，大家都点目不暇接了。色彩斑斓做工精细造型独特大小不一的玉石器皿真是琳琅满目。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坛城 066

白瑞峰摇了摇头，说：“仅凭这个，我还真是看不出什么。但是，上面的几个符号，我倒是可以断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几个缺失的符号。”

11 万展飞是杀人凶手 072

万展飞此言一出，张么爷和张子恒两个人顿时就惊了，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半张着嘴巴，惊讶地看着万展飞……就连白瑞峰和兆丰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12 不能泄露的天机 077

你们卧牛村，千百年来一直秘密传承着一个天机，那就是始终有一个守护村子的人，这个人就是阴差。这是一个神秘的职业，你父亲就是这个秘密传人。

13 神奇的石门 083

这时，一旁的静园老和尚伸出手，抓住了余诗韵的一只手，唱了一声佛号，缓声朝余诗韵说道：“女施主休要慌张，老衲前来带你走出迷障吧！”

14 人首蛇身的妹妹 085

正说着，从洞内又陆陆续续蹿出三条巨型蟒蛇，这三条巨蟒呼呼地吐着芯子，不怀好意地朝静园老和尚和余诗韵慢慢围拢过来。

15 羌戈大战 093

白瑞峰石破天惊的话就像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池子里，大家顿时就在地厅里议论开了。而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没有出声的度铨已经点亮了一盏马灯。

16 有炮火的大干部 108

这是一群始终潜伏在卧牛村周围的幽灵，它们已经被饥饿折磨到了疯狂的边缘，血腥的气味又不断地引诱着它们，使得它们一直处在蠢蠢欲动的冲动中。

17 调皮的小龙 113

只见一条青色的巨蟒将冯蛋子盘卷了个结结实实，他的整个身子都淹没在了巨蟒盘踞着的身体里，只剩下一颗脑袋露在外边。

18 神秘的联络人 118

听万展飞话里有话，屋子里的人都满脸疑惑地看着吴显涛。因为从万展飞的话里可以感觉出，吴显涛似乎在大家面前隐瞒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9 有一股隐痛无法表达 125

其实张么爷的心里已经预感到了，老林子里也许会出大事情。万展飞刚才说话的口气越是平静，背后隐藏的风险也就越大，也许这就是看张子恒最后的一眼了。

20 浓雾中的诡异事物 129

听了万展飞和日渥布吉说的话，张子恒和余诗韵的心里都打起了小鼓，两个人这时挨得很近，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眼。张子恒和余诗韵对视时，眼神不再躲闪。

21 柴房里的暴动 134

冯蛋子一哆嗦，一下子就趴在崔警卫的身上不动弹了。另外两个压住崔警卫手和脚的民兵也像死猪一样一动不动，就像被施了定身法。

22 地宫魅影 140

就在这时，顶部那个邪恶的家伙突然间发出一阵“吱吱”的怪叫声。叫声尖厉刺耳，就像有针穿刺耳膜似的，连太阳穴都抽扯着生疼。

23 转动天机的法宝 146

当包裹被打开时，三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睛，看得有点目瞪口呆了。从包裹里展露出来的居然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圆盘状的器物，这器物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金器！

24 被漆黑翅膀覆盖的天空 152

而那些从蛮洞内不断飞出的怪鸟已经在天空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飞行队伍，扇动着宽大的黑色翅膀，朝着卧牛村的方向盘旋而去。

25 血煞 156

这样的情形对张么爷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他老子张连春临死时的样子他历历在目，和地厅里的人此时的样子几乎是如出一辙。

26 倒戈相向 160

冯蛋子的绝对权威在恐惧的威慑下被彻底地瓦解掉了，一时间又惊又怒，脑门子“轰”的一声燃起了一团烈火，头脑瞬时滚烫起来，身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震怒了。

27 被翅膀拓展的空间 165

一道极其耀眼的光线就像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瞳孔，石管长他们的眼睛顿时就有了瞬间失明般的感觉，眼前的所有景象都被一团白花花的光芒笼罩。

28 暴龙肆虐 170

“它们果然不是蝙蝠。它们是有次序和组织的，它们是有思维的家伙。”兆丰望着那道旋转的黑色弧线说道。

29 浊世之眼 174

黑暗中的石管长和崔警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们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被无限放大的世界怎样在转眼间缩小。

30 难醒的梦魇 178

地厅还是原来的地厅，狭小昏黑寂静，四面的墙壁冷冰冰的，金字塔形的穹顶显得压抑沉重，只是那些神秘的图案变得愈加清晰起来。

31 诡异的狗叫声 182

张么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带出几分神秘兮兮的味道，饶是在大白天，度铮的背心处也情不自禁地生出了一丝冷飕飕的凉意。

32 敏感的心灵 187

度铮的耳畔出现了奇怪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杂乱而且不确定，就像捉摸不定的风声在他的耳畔迂回纠缠。度铮很想真切地捕捉住这种奇怪的声音，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敏感的感觉。

33 变形空间 191

度铮首先想到的是亡魂。这是一群无比诡异的亡魂，它们出现后，动作扭曲夸张，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里都满含着一种挣扎和愤怒的情绪。

34 疑窦丛生 195

黑子似乎是人壮狗胆，远远地跑在前面，很快到了老林子边，却停住了，朝着老林子低吠了两声，然后扭过头，看着随后跟上来的静园老和尚他们，屁股上的尾巴摇得很是欢畅。

35 闪电出击 198

“很难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事情很复杂，阴的阳的都一起现形了。看起来，卧牛村的事情真的要穿了。”静园老和尚小声说道。

36 炼狱 204

此时的白晓杨就像被施了魔咒一般，脸上的表情木讷而且平静，一双原本灵动秀气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只有呆滞，又暗含着几分幽怨。她一动不动，平视着前方。

37 时空飞轮 209

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只见余诗韵的手突然间变得晶莹剔透，炫目的光芒从她的手底迸发出来，直射穹顶，整个地厅被强烈的光芒照射得如同白昼。

1

能起死回生的人

黎明的暗光开始浮现之时，周遭的光线显得愈加暗淡了一些。光明与黑暗似乎在作着最后的对决，寂静的四周在沉默的僵持中积蓄着一种随时会爆发的力量。

这样的安静接近于死寂，空气里充斥着混沌的气息。

首先从一场昏梦中醒过来的是日渥布吉，从地面传递出的一股股透心的凉意让他打了一个激灵。睁开眼，眼前昏黑一片，一时间不大适应这样的光景，脑子里也是懵懵懂懂的，反应也似乎迟了半拍，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究竟躺在什么地方。

他从冰凉的地上坐起来，看见一两米远的地方似乎端坐着一个人。人影模模糊糊的，一动不动。日渥布吉的心里充满了诧异。他用手使劲拍了拍昏沉沉的脑门，脑子才灵光了一些，先前的事情便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而他的身旁，石营长和崔警卫仍旧躺在地上，石营长甚至打着匀称的呼噜。

日渥布吉还是没有明白过来他们三人怎么会躺在冰凉的地上，而且还死

死地睡着了。

那个端坐在昏黑的空气中的人又会是谁呢？

好奇心令日渥布吉尚且来不及去叫醒石营长和崔警卫。他站起来，朝那个人影走过去。

当凑近人影时，日渥布吉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是静园老和尚在就地打坐。此时的静园老和尚双目微闭，日渥布吉很明显地感觉到，从静园老和尚的身体里正在渗透出丝丝缕缕凉飕飕的气息。

日渥布吉吃了一惊，他把手指探到静园老和尚的鼻翼下，静园老和尚的气息就像停止了一般。

难道老和尚就这么圆寂了？

日渥布吉这一惊非同小可，转身疾步走到躺在地上的石营长和崔警卫旁边，把两个人从昏梦中摇醒，大声喊：“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出事了！出事了！”

正做着浑天昏梦的石营长和崔警卫就像被冷水浇了似的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职业军人的专业素养让他们的神经条件反射似的随时处于警戒的状态。

首先翻身起来的石营长大声问道：“出什么事了？”

崔警卫也几乎是和石营长同时起身的，他神目放光地朝着四下里警觉地张望。

“静园师父出事了。”日渥布吉说。

石营长和崔警卫这时也看见了端坐在不远处的静园老和尚，三个人一起走过去。

“怎么在这儿参禅打坐？不怕着凉吗？”石营长说。

日渥布吉却说：“恐怕不是参禅打坐，我担心老师父是圆寂了。”

“圆寂了？你是说他死了？”石营长和崔警卫同时睁大了眼睛。

“已经没有气息了，浑身凉得像冰块一样。”日渥布吉说。

“怎么会这样？”石营长边说边伸手去探静园老和尚的鼻息，果然是

鼻息全无，浑身冰凉。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石营长问。

日渥布吉和崔警卫都糊里糊涂地摇头。

“这阵子几点了？”日渥布吉问。

石营长抬手看了一下表，说：“五点了。”

日渥布吉望了望黑沉沉的天空，说：“还有两三个小时天就要大亮了。我们怎么会躺在这荒郊野外睡死过去？”

石营长挠了挠后脑勺，说：“我也正想这个事情呢，按说不应该啊！”

“一定是我们睡过去的时候这儿出了啥事情。”日渥布吉说。

“能出啥事情？这阵子不是啥事也没有吗？四周静悄悄的，看样子很太平嘛！”

“不对。我感觉这周围的环境有点儿怪怪的。”

这时，崔警卫大声说道：“糟糕，忘了我们绑的人了。”

听崔警卫这么一提醒，石营长和日渥布吉才想起先前被堵了嘴巴、绑了丢在灌木丛里的那两个年轻人。

“赶紧过去看看，别冻死了。”石营长立刻大声说。而崔警卫已经朝着那边快步走了过去。

一会儿，崔警卫又快步跑了回来。

“人怎么样？”石营长问道。

崔警卫却摇头说：“不见了，一个都不见了。”

“蹊跷！简直是太蹊跷了！一定是我们睡觉的时候，这儿出了啥古怪的事情。”日渥布吉说。

“现在还不是讨论出没出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个老和尚背回去再说。这儿的事情，等天亮了再来处理。”石营长说道。

日渥布吉此时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只好依了石营长。石营长便命令崔警卫负责背静园老和尚。把静园老和尚朝崔警卫身上扶的时候，静园老和尚的身子却像是石刻的雕像一般，四肢僵硬，打坐的姿势死死地固定住

了，怎么也分不开。

“难道尸体已经僵了？”石营长问。

“兴许是冻成这样的。”日渥布吉说。

“那咋弄？这个姿势怎么背？”

日渥布吉也感到极其为难。

“管他呢，先抬到小崔的背上再说，我们从后面帮他拢着点。”

于是静园老和尚就被抬到崔警卫的背上，崔警卫从来没有背过这种姿势的人，所以别扭得要死，幸好有石营长和日渥布吉在后面协助。三个人绊手绊脚地朝着斑竹林的外面疾走而去。

有公鸡啼鸣的声音在空旷的乡野间响起，随后又有了狗的吠叫声，零星地在相邻的院子间呼应着。

三个人背着静园老和尚回到祠堂，早已是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

石营长上去叩动了祠堂大门上的扶手，里面的姜大爷就像一直恭候在门背后一般，两扇沉重的大门“嘎吱”一声就露出了一道缝，还没等姜大爷的脑袋从门缝里伸出来，石营长已挤身迈进了门槛，同时一下子把大门推开。

三个人又急急慌慌地把静园老和尚朝大厅里扛。

余诗韵一直坐在大厅的门槛上，依着门框打盹，听见响动静开眼，迷迷糊糊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脸惊愕的表情。

屋子里的两盏煤油灯的芯子扯得很长，旺盛的火苗把屋子照得很亮堂，但仍旧有恍恍惚惚的缥缈感。

那三个带着眼镜的老学究仍旧蹲在那一堆破瓦砾旁边仔细地翻选着，对进来的日渥布吉和石营长他们几乎是充耳不闻，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们被这一堆破玩意儿给彻底迷住了。

张么爷和张子恒蜷缩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也被惊醒了。

紧跟在后面的姜大爷呼呼喘气地大声问：“究竟出啥事了？咋把

老和尚背着回来了？”

石营长却说：“赶紧找一把大椅子过来。赶紧！”

姜大爷哦哦地应着，慌忙去搬一张竹制的大圈椅。

屋子的气氛顿时变得慌慌张张地不安分起来。

张么爷和张子恒虽然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从进来的几个人的表情上可以感觉到一定是又出了啥岔子。看见静园老和尚被三个人如此别扭地抬进来，就像是抬着一个打坐的菩萨一般，心里诧异万分，他们两个人赶紧上去帮忙。

静园老和尚被放在了大圈椅里，仍旧是一副打坐的样子，姿势没有丝毫变化。

张么爷凑过去，仔细端详了一下静园老和尚的脸。此时的静园老和尚神情极度安详，只是从他身体内透出的股股凉飕飕的气息让张么爷不由得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冷战。

“这老和尚究竟是咋回事啊？咋就像石菩萨一样了，还冷冰冰的？”张么爷问。

张子恒也凑过去，伸手在静园老和尚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惊得咦了一声，说：“没气了！死啦？”

听张子恒这么一说，张么爷不信，也伸手在静园老和尚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一下子就僵在那儿了，好一会儿才说：“好端端地出去，咋就死人一样的回来了？这老和尚的命咋这么脆贱……”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喉咙就哽咽住了。

屋子里的人一时间都显得有点儿手足无措。

好一会儿，姜大爷才说：“咋弄？老和尚死了，本来该作法事念经超度的，可是现在又不敢搞这些，咋弄？”

石营长皱着眉，埋着头在屋子里踱着步。遇上这样的事情，搞得他有点儿一筹莫展。就连日渥布吉也显得很沉默，浓黑的一双眉毛锁得死死的。

盘腿端坐在大圈椅上的静园老和尚在飘摇的煤油灯光的映照下，此时显得愈加的平和安详。这种超然物外的神态和姿势，似乎凡尘俗世间的跌宕风云早已被他洞穿。

这是一种真正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这时，张么爷突然说道：“不对，我想起来了，这老和尚没死。他在开我们的玩笑呢！”

张么爷的话却并没有引起石营长和日渥布吉的注意，倒是张子恒回了一句：“么爷，你又说啥胡话呢？气都没有了，浑身都硬邦邦的，还没死？”

张么爷却信誓旦旦地说：“你晓得个锤子。我说这老和尚没死就是没死。他这是把大门关上了，正美美地睡着觉呢！”

张子恒的眼睛都瞪圆了，他用手背探了一下张么爷的额头，说：“么爷，你没发烧吧？咋尽说胡话。”

“老子没说胡话。这老和尚真的没死。我晓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醒。”张么爷说。

这时，石营长和日渥布吉才开始注意起了张么爷说的话，两个人一起盯着张么爷。

张么爷却继续对着张子恒说：“你记不记得前阵子在饮牛池里淹死的麈师？”

张子恒点点头，接着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说：“么爷，你是说小白可以把这老和尚救活过来？”

张么爷的脸上此时洋溢起了得意的笑容，说：“除了我干闺女小白有这本事，恐怕这天底下再也没有人会了。”

“小白？哪个小白？”石营长不解地朝日渥布吉问道。

“一个倔犟神秘的女子。”日渥布吉说。

“老头的话可信？”石营长又小声问道。

日渥布吉没有回答石营长的话，而是走到张么爷的身边拉了一把张么

爷，说：“张么爷，我们借一步说话。”

日渥布吉把张么爷拉出了大厅来到天井里，说：“张么爷，你确信你刚才不是在信口开河？”

这个时候张么爷的底气显得足得不能再足地说：“你看我像信口开河的人吗？”

日渥布吉没有马上回答张么爷的话，而是将目光在张么爷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昏黑的光影里，张么爷脸部的表情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日渥布吉依旧可以从这张清瘦的脸上看出质朴和真诚。

张么爷又说：“不过这个事情得抓紧办，不然错过了时辰，就是小白来，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上回鹿师那个事情我就听小白亲口跟我说起过，错过了叫醒他的时辰，她也是没有办法的。”

日渥布吉友好地拍了拍张么爷的肩膀，说：“我晓得该咋办了，谢谢你张么爷。”说着转身就进了大厅里。

大厅里的气氛仍旧显得很沉闷，煤油灯的火焰倒是燃烧得极其旺盛，但摇曳的火光却把整个大厅映照得更加虚幻迷离。见日渥布吉重新走进来，大家都一筹莫展地看着他。

日渥布吉径自走到静园老和尚的面前，审视了片刻，然后对站在一旁的姜大爷说：“姜大爷，能不能找一间背静的空房子，先把老师父安置了？”

姜大爷不解地说：“把老师父安置在一间清静的屋子里？他不是圆寂了吗？”

日渥布吉显得有点儿不大耐烦地说道：“你就别啰啰唆唆的了，只消说有没有一间清静的屋子就行了。”

姜大爷说：“有倒是有的，不过得收拾一下，里面杂七杂八地堆满了原先的烂家具、烂柴火。”

“还收拾啥？能放下这个老师父就行了。”

“可是，得让人在旁边守着老师父才要得。那间屋子里的耗子个顶个的大得很，又凶又饿，我怕没人守着的话，耗子会把老师父的尸首咬了。

万一诈尸了，就更不吉利、更吓人了！”

听姜大爷这么一说，日渥布吉就把眼光投向了一直紧皱着眉头的石营长。石营长也正听着日渥布吉和姜大爷说的话。

“这个事情就交给崔警卫吧。先把老师父抬到那间屋子里再说。”石营长说。

几个人在姜大爷的引领下，又七手八脚地将静园老和尚弄出了祠堂的正厅。张么爷本来也要脚跟脚地上去帮忙的，却被石营长留了下来。

张么爷对石营长已经有了几分拘谨。乡下人，无论对大官小官，心里始终存在这样的高低之分。这是发自内心的，甚至是骨子里的拘谨，这种拘谨就像进入了基因序列里面一般，已经无法从根上抹去了。

石营长朝张么爷问：“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实话？如果妖言惑众，我可是有权力把你抓起来的。”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因为我亲眼看见我的干闺女小白是怎么把度师救活过来的。她那手法真的是高明得很。”

“那你的干闺女小白现在在哪儿？”

石营长这么一问，张么爷的神情立刻又暗淡下来了，眼睛里有泪光闪烁闪烁的。

“莫非是你的干闺女出了啥事情？”石营长问。

张么爷捞起老棉袄的袖口，抹了一把眼泪，哽咽了一下，颤着声音说：“我的干闺女被一帮坏蛋押起来带走了。”

“哦？被一帮坏蛋押起来带走了？”

“一帮坏蛋！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帮国民党的烂杆子部队，把小白和四个孩子都押起来带走了。”

“国民党的烂杆子部队？”石营长越发觉得事情有点儿蹊跷了。

“是啊！按说都解放那么多年了，就是土匪棒老二也一个不剩地被剿灭光了，我就不晓得打哪儿来的这一拨国民党的烂杆子部队，个个还背着美式的炮火，凶神恶煞的，吓人得很。”